

血与火 爱与恨 灵与肉
重重交织 感人肺腑 催人泪下

血 剑 残 阳



益希单增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血剑残阳

西藏人民出版社

血剑残阳

作 者：益希单增

责任编辑：李海平

责任校对：刘 校

装帧设计：翟跃飞 安渝平

封面摄影：上海电影制片厂《红河谷》剧组摄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社址：拉萨市林廓北路20号

印刷：四川省夹江县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0千

印张：13.7

版次：1997年4月成都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7—223—00937—3/I·232

定价：19.80元

西藏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西藏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青年亚路为锻炼意志、寻求人生真理，踏上了磨练自我的漫漫征途。不期然中，因英帝国主义入侵我国西藏地方，从此谱写了自己壮丽、辉煌的人生篇章。

上世纪中叶至本世纪中叶的百年里，各帝国主义列强仗着洋枪洋炮，从海疆、从边疆，以瓜分我国领土、索取强加的战争赔款为最终目的，向我国发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同时期也引起了已将印度殖民地化了的英帝国主义者的兴趣。在和谈的幌子下，他们派出所谓的远征军，武力侵入西藏。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西藏军民抗英保家的序幕。

亚路、桑结益西、琼玛为主要代表的抗英力量，面对武器精良、来势汹汹的侵略军，不畏强暴，同时顶着卖国求存、腐败透顶的清廷代言人的压力，凭借原始的火炮、弓箭，甚至石头，在侵略者的进军路上，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以鲜血和生命彻底破灭了英帝国主义者欲一口吃掉西藏的迷梦。在西藏大地上，在今天我们的心中，树起了一座爱国主义的壮美丰碑。

全书血与火、爱与恨，重重交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更兼情节、人物铺排有方，不失为一部大作。

目 次

第一章	达赖喇嘛的拒绝·····	1
第二章	隆朵草原上的烽火·····	16
第三章	在战神的庇护下·····	33
第四章	报应·····	49
第五章	艰难的日子·····	65
第六章	英军进犯·····	82
第七章	在乌云背后·····	99
第八章	险境中的应付·····	115
第九章	向英军讨债·····	130
第十章	遭遇英国人·····	147
第十一章	在卡拉山下·····	163
第十二章	活捉英军上尉·····	179
第十三章	仇恨与复仇·····	194
第十四章	争夺战·····	210
第十五章	阴谋前的黑暗·····	226
第十六章	陷阱·····	243
第十七章	和谈在枪声中死亡·····	258

第十八章	英军占领古若村·····	274
第十九章	西藏军团的反攻·····	290
第二十章	平静中的策划·····	306
第二十一章	人间地狱·····	322
第二十二章	山口阵地失守·····	338
第二十三章	前仆后继·····	354
第二十四章	深入腹地的英军·····	370
第二十五章	神圣的誓言·····	386
第二十六章	江孜城的旗帜·····	402

第一章 达赖喇嘛的拒绝

荒山深处，走来一位年轻人，他拄着棍子一步步靠近木林河。他的样子疲惫，饱经风霜，衣服破旧，背在背上的是只皮口袋。脚下那一片干燥的河滩沙石，每踩一步都发出沙沙的响声。四周荒芜无人，生命似乎在窒息。远村消失在地平线以下。河水传来恐怖的隆隆声，哀鸣和呐喊交织在一起。空中乌云密集，冷气上下浮动。云缝中裸露的太阳，光线所到之处冒起一团团发烫的白烟。两边的山很高，巨齿状，蓝青色，陡不可攀，似乎是蹲伏的怪兽。孤独、艰难和遥遥无期仍然跟他相伴，但他的目光并不零乱。

他只有一个念头，不停地走。走到合适的地方才停下来。五年来他天天如此。求师学艺是他的追求。他学的是武功，如刀术、剑术、弓箭术、火枪、摔跤等。他的师傅是些住山洞的法师或民间怪人。他的办法是自愿留下来三月五月，当身边奴仆，做到毕恭毕敬，讨师傅欢心，然后学武功。

他是藏北牧区人，十五岁时立志要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要学到各种武艺。

七月的气候变化无常，刚才还无风无雨的天空，突然又

下起一场暴雨使河水猛涨。河心滚动着从山上冲下来的泥沙和石头，混浊的水使人看不清深浅。他目测了一下流速，确定从较宽的河西过河。他没有脱鞋也不卷裤子，他知道这种河的性能。他涉入水中后摇晃了一下，紧紧握住手中的棍子。河水汹涌不可一世。水中乱滚的石头朝他的脚面和脚跟撞来，脚底下的泥土却突然流空。他忍着疼痛，与冲击腰部险些让他倒伏的河水拼命。他清楚，在这种水里决不能倒下来，一倒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就是会游泳也无济于事，漩涡会把你带到石壁嶙嶙碰破头和碰破身子的地方，甚至把你卡在水下的石缝里。

内在的顽强是疲惫的目光不能掩饰的。他奋力过河，上了岸。在岸上，他脱下鞋子，拧去裤子上的水。冰冷的河水让他麻木了一阵。他的脚后跟和脚脖子上有几道血口，血跟水一样浅浅地流出来。

蓝色的天空是刚才的一场雨洗净的，像镜子一样，一只云雀在空中转着圈子啾啾鸣叫。

河对岸来了一位骑马的姑娘，姑娘的身影俊俏，五官端正而秀气，肤色白皙。看上去不是普通农家女，起码也来自不做粗活的富人家。他盯着她，看她怎么过河。马高大，但胆子小了点，入水后不几步退了回去。姑娘一身绿色绸装，河风吹拂着乌黑的卷发。她扬鞭但不轻易打马。马踌躇不前，鼻翼抖动着阴凉的空气。她打了一鞭，告诫马必须过河。马勉强依从，但入水后不几步又退了回去。

他坐在地上冷笑了一阵，叹口气站起来涉河过去，抓住马的缰绳把马拉到河心，然后一步步过河。水下的石头撞疼了马蹄，马又想退回去。他知道马的心情，猛拽猛拉几步终

于过了这一关，马迅速上岸。

姑娘跳下马来向他表示谢意：“你是好人，我遇到了恩主，谢谢你，谢谢你。”她从怀里取出两块纯银的藏币给他。他不接，说：“不必，不必。过路相逢，重在为人。”

姑娘看出他不为金钱所动。她的心被他的人品所感动，她靠近一步，亲切地目视着他，微微一笑，说：“我请壮士去我家的庄园，去喝一碗酥油茶。”

“谢谢，我还要赶路。”他的心怦然一动，言不由衷地说。姑娘的神情那么迷人而可爱。奇怪而突然的羞涩使他进入恋爱河一样赶快退出。其实他的心已经飞到了姑娘的脸上，印记着她的美貌与动人。

姑娘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火辣辣的目光在抚慰着他的脸，钟情的心又让她往前靠了一步。

他扭头过去，去抓她的马，把缰绳交给她。两个人在触手的一刹那目光又相碰，顿时产生出耀眼的火光。

“大哥，谢了，我走了。”

她似乎等待已久，今天总算碰到了希望中的白马王子。而他也好像曾在梦中多次梦到她，她的出现使他的精神立即振奋，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朦胧的爱和兴奋。

她骑马走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姑娘回过头来问他：“大哥，你叫什么，是哪里人？”

“我叫亚路，藏北人。不必记我，我是个游方汉子！”

“你记住我的名字吧，琼玛，有事可来找我，我是仁青庄园的，我的父亲叫仁青多吉，他当过宗本。”

父亲是县官，退役了，琼玛是小姐。从琼玛的口气里亚路理解到这一点。

亚路脱裤子拧水，尔后把裤子穿起来上路。他的那双盛了水的皮鞋在脚底下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

.....

公元一九〇〇年七月。

西藏拉萨正处在少为人知的世界里。大量的中国人不知道西藏拉萨的方位，西藏人也不知道大清皇帝是谁，住在什么地方。西藏除了庄园主、官府、寺庙，就是农奴，九十八万农奴和奴隶构成了西藏社会的人群基础。

西藏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人分三等，除官人、贵族、活佛为一等人即上等人以外，其他人只能甘于沦为中等或下等。中等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下等人中的差巴和奴隶生活十分艰难，尤其奴隶的生杀之权掌握在主人手里。

这天晚上，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错，在梦中梦到了一群红头发绿眼珠的老鼠在吃活人，一具具白骨堆成了山，山向他压来，把他吓醒了。早晨起来，达赖喇嘛心神不安，早饭时他把梦如实描述给了经师。经师皱起眉头，拨佛珠掐算，断定西藏要出事。当天下午，侍从官命人摆上了法坛，郎子辖监狱长端来了行刑割人的喉、耳及寡妇的经血，准备念咒。达赖喇嘛端坐在法台上，面朝西南，头戴多吉帽，身披黑色袈裟，手持金刚杵和铜铃，朝面前的焚香桌上掷物念咒。沙盘中的红毛绿眼鼠被金刚杵击倒，空中升起了一团黑色烟雾。

达赖喇嘛恶梦的预示和念咒首先在拉萨引起反响。官员们议论纷纷，百姓们忧虑重重。

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政府的官员里，执政官索南仁青说：“不是天灾便是人祸，天灾来自本土，人祸来自外部。”排位

第三的执政官土登罗桑认为：“人祸来自下等人的不安分。”排位第六的执政官桑结益西认为：“人祸将来自英国人对西藏的入侵。”他又说：“十年前三月十七日签定的印藏条约八条，完全是欺侮我们藏人的，入侵的是英国人，杀人的又是英国人，本该他们来赔偿，反倒成了我们的。最近，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又派兵骚扰我边境，以印藏条约未兑现为借口，集结了大量兵力。他手下的西斯上校已被派作和谈使者的首席代表。此人在阿富汗用武力剿杀当地人，是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

几名执政官在四合院式的噶厦办公楼前的庭院里各抒己见。脸上带着奇怪笑靥的是土登罗桑。

土登罗桑五十岁，大贵族出身，在印度上过学，会讲英语。早年经营庄园，后来经商，再后来买官求职，逐渐上升到今天的执政官位置。他为人狡诈，但表面上常常显得正派而有气度。

索南仁青，四十五岁，大贵族出身，是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中的一员，小时学文求识，当了寺庙的喇嘛。三十岁时还俗，考官参政，办事老成持重。

桑结益西，三十岁，是执政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大贵族出身，幼年上过私塾，从小喜欢武功，拜师学艺，练就了一身强硬的刀法和弓箭骑射术。二十五岁时考武官得头榜，此后在武场上成为惹人眼目的武将。三年后，被达赖喇嘛保举为执政官，专门从事西藏军事常务。

一匹火红的南方长腿马奔跑在拉萨河的岸边上，马蹄下扬起的灰尘弥漫了河面。还没有被雨水冲刷或混浊色的拉萨

河碧波荡漾，成群的鱼儿在水中嬉戏，迎着激浪正在交尾产卵。

马背上的人是一名边境地方小吏，他来自春丕河谷，经过亚东、帕里、江孜等县城。他头顶着白色扁平帽，为了不使刮过马背的疾风吹落帽子，系了一条勒颈的带子。他怀装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的一封重要书信，信是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错的。不知什么原因，此信在边境马尔胡克的联合首领们手中耽搁了一个多月。这些印度人并没有恭顺地去执行他们总督的意志。然而寇松十分得意这封信中的美妙用词：“……我一直渴望访问殿下领地，以便有可能向您——我那样经常地写到和谈及的有权势的开明君主表达自己的敬意（五年后，他却公开的把此时他倍加赞扬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描绘为一个“残忍、复仇心切和傲慢自负”的人）。我曾访问了呼罗珊，我曾到过博卡拉和撒马尔罕。我曾骑马到过杰曼，并在白沙瓦逗留。但我迄今未获准进入殿下领地。殿下领地位于上述地区之中，就像嵌在戒指中间的一颗宝石；而殿下您在自己的领地上则有如宝石发出的熠熠光辉。但对此，我始终未能一饱眼福。”^①

寇松住在印度首都白宫式的建筑里，正在过三十六岁生日。头发稀少，光滑的宽阔脑门，双眼皮下多少有些病态而习惯于凝视的眼睛，长而薄的嘴形，胸前挂满勋章。他属于英国王室的勋爵，是英帝国在印度的代理人。他曾当过下议院的议员，是个心怀野心到处旅游的窥测分子。他步行、骑马或坐车到过世界各地，尤其对中亚产生了兴趣。在他担任总

①（英）弗莱明：《刺刀指向拉萨》。

督之后，腹中构画了一幅与俄国人势力相争的入侵地图，首先把矛头指向靠近俄国和亲近俄国的西藏。正如他自供中的表白：“……作为一个研究俄国野心和手段达十五年之久的人，我敢断言，她最大的野心就是独霸亚洲。依我看，任何俄国自己的政治家也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说俄国有这些野心，那么英国的野心就更大，而且，她还被迫保卫已经到手的東西。”寇松曾从“盖奥克泰佩的有缺口的壁垒上，俯瞰那长长的铅灰色的遗骨形成的痕迹，它蜿蜒伸入荒原达十一英里之远，标志着得胜的哥萨克在失落要塞后所走的路。他曾仔细寻味斯科别列夫说的话。在一次夺取两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生命的追击之后，斯科别列夫曾说过：‘最终，在鲜血和掠夺的旗帜下，建立庞大的亚洲骑兵并将其驱往印度冲锋陷阵，从而再现帖木儿的时代，这将是我们的职责。’”^①

寇松在阿富汗，曾骑马摔伤了脊骨。伤痛常常使他痛苦。但是他相信凭借他的职位和威望，十三世达赖喇嘛不敢轻慢和拒绝他信中提出来的要求。

边境送信小吏在布达拉宫山下的守备处大门前下马，进入雪列空城墙，匆匆登上城堡，把信交给守备队长。守备队长是个中年人，以发红而敏锐的目光扫视送信人，信封是丝织品，上面有几行英文字和藏文字。

“英国人给至上的信？总督是什么东西，他写信干什么？！”

“英国人的官，还不小，说是能管印度！”

“英国人管印度，那是为了什么？”

显然，守备队长孤陋寡闻，不知道英国人侵占了印度。不

^①（英）弗莱明：《刺刀指向拉萨》。

过也不能怪他，他当队长才几天，他从农村来。

“好吧，照章办事，你去休息吧！”

守备队长把信在手中拍了几下，突然作出撕扯的手势，但并没有真正下手。他的情绪已经被送信人激怒了，就是那句“英国人管印度”的话。他想，这种人的信决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忍耐住了，对天发誓：“觉仁波切^①大佛有眼吧！”

守备队长登上千层石阶，来到布达拉宫大门，把信交给红宫护卫官。第二天，近身侍卫官穿过楼顶的长廊走进金碧辉煌的殿堂，把信放在达赖喇嘛的念经桌上。

按照惯例，达赖喇嘛早饭后又来到念经房读经。他拿起桌上的信看了半天，但没有打开。他脑子里出现了十年前的藏印条约，这是英国人强权政治下的产物：“第一条：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攀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第二条：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管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经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第三条：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第四条：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第五条：哲孟雄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定。第六条：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如何文移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第七条：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为始，限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臣各派委员一人，

^① 特指供奉在大昭寺内的释迦牟尼佛。

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第八条：以上条款既定后，应呈送两国批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信守”^①。此外，还有《藏印续约》九条。十年前虽然达赖喇嘛尚在少年，但印象极深。经师脸上是一片失望，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西边天空的一片乌云上。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反映强烈，认为这是清朝廷在外交斗争上的一次重大失败，从此让英国人占领了哲孟雄，在《藏印续约》中又拱手让英国人占领西藏边境城镇亚东口岸，给了英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境内建立据点的权利，为进一步入侵西藏打开了方便之门。

英国入侵分子犹如一只贪婪成性的老鼠，在达赖喇嘛的脑海中与清晰的《藏印条约》文字同时出现，好似恶梦重复，一群老鼠在一堆白骨之上。达赖喇嘛的心情顿时因恼怒而愁云密布，把信一掷，对身旁的近身侍员说：“拿回去，我不看，我不能跟吃人的老鼠打交道，把信退还给总督！”

近身侍员走过去把信拿起来，与达赖喇嘛的目光相接，达赖喇嘛白皙文静的脸是雕塑般的坚毅，剑眉平展，洁净的双目里没有任何犹豫，侍员知道大局已定，立刻弯下腰来从口中吐出两个字：“啦索。”^②恭敬地走开了。

达赖喇嘛站起来到金丝绸遮蔽的窗口，撩起帘布朝东方凝视，他想去拜访驻藏大臣，听听他的意见。可惜驻藏大臣因病入川治疗，行至王卡唐，不幸病卒。朝廷新派的驻藏大臣裕钢还未到拉萨。达赖转身对进来的侍员说：“若噶厦政府

①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② 藏语，是的意思。

有人来问，下达我的话，在没有与清朝政府和驻藏大臣商量以前，按照以往的规定，我不能与外国人通信。”

走进有两名持枪者把守的大门便是地面上铺有石头的深宅大院。院子里显得安静、但能听到墙外的一群善男信女们转经诵经的声音。院子里有几棵柳树，还有花台和流动雨水的池沟，地面干净，在石板上很少积有灰尘。

一座座办公楼房相接而立，梯子是木头的，廊道有护栏，厚厚的墙把每间房的声音隔得一丝不通。院子里有值班的仆人，上下通报，来者往往要表明身份才能上楼。

这里是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办公地点，设有秘书处、计财处、货币处、军机处等。

达赖的回绝，引起了噶厦政府官员们的不小骚动。一向对英人怀有好感的土登罗桑执政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唉声叹气，他的秘书即心腹佣人降贝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信截来看一看，看看英人总督究竟写了些什么，想干什么！”

土登罗桑背着手站在窗前，朝院墙外街上的人群观望，他目无所视，脑子里在幻想着那封信的内容。身后降贝弯着腰给他敬酥油茶，他把碗接过来随便吹了一下茶面上的油。官员们平时习惯的就是喝茶，没有酥油茶他们很难坚持上午四个小时的班。他没有喝茶，没有心思喝茶，平常的那种茶香的引诱今天不存在了，他把碗交给降贝，说：“你到其他几个办公室去看一看，把情况弄清楚。”

这是土登罗桑惯用的手法。降贝去了，他习惯地首先来到索南仁青执政官的办公室里，献上一壶鼻烟。索南仁青正在忙于批文，略抬头说：“不用，不用，谢谢你。”降贝见没

有其他重要人物在场，也就退了出去。

降贝来到桑结益西的办公室里，桑结益西执政官在跟一位年轻人谈话。年轻人神色疲惫，衣衫像是在风雨中被扫荡过一样破烂而变白。这个年轻人正是与琼玛姑娘相遇的亚路。亚路是来投靠，确切地说是想来当兵。他在街上听人说走在前面正要去上班的是桑结益西司令长官，便不顾一切追上来拦马，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桑结益西很难碰到拦驾求官的人，本以为是个刁民，举鞭要打，亚路却毫无惧色，而且声如铜钟。

“相信将军有识。”

“你想说什么？”

“我想当兵，在将军手下。”

“你有什么本事？”

“会使刀、枪、弓箭。”

桑结益西抽出腰刀，交给身边的仆从与之较量。亚路的刀法果然不错，他不主动进攻，只是防守，仆以连连砍了七八刀，都被亚路挡过。桑结益西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说：“停，果然如壮士所说，你及格了，我收留你，你就留在我身边当差，我首先给你十夫长的头衔。”

桑结益西喜欢武将，他打破惯例，把亚路带到噶厦办公楼来喝茶。亚路谈起边境沿途上的事情。

“驻哲孟雄的英军总是越过边界来抢西藏人的牛羊，百姓无力对抗，日子过得很艰难。”

“早有人来报了。我本想组织一支军队去边界，由于费用的限制，时机还不成熟。下个月我准备到各庄园去鼓动庄园主们出钱、出力、出人。自从十年前的隆吐山战役之后，我